四庫全書

史部

盡言集卷十二

宋　劉安世　撰

論楊畏除御史不當此一章與朱光庭同言

臣等伏見朝廷以御史闕員屢詔近臣俾舉所知近者本臺及兩制等數以名聞未嘗採録中外疑惑莫知所謂及再令舉官敕下畧出事因如龔伸稺衍則曰已係省郎陳鵬則曰已係監司臣等既見止此為不應格遂

於常調通判資序中以田陳古張徽充薦二人者皆敦厚剛正可任言責劾奏以來於今兩月未蒙朝廷有所簡拔今日乃聞以楊畏為監察御史竊惟祖宗之制所有命近臣舉言官者蓋耳目之任不欲置執政之私人也今兩制等奉詔舉官不合大臣之意則妄以監司省郎為鮮拒而不用楊畏不係所舉之士又見充永興軍路提刑未審朝廷何名除授臣等後來所薦既非監司省郎即合依公掄選它日苟不稱職自可并坐謬舉之

罪今既未嘗試之以事而便謂其才不堪取捨任情殊無義理伏望聖慈追還楊畏新命止令於兩制等舉到人内選差庶使祖宗之法不至隳廢取進止

第二同前

臣等近嘗論奏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等伏覩祖宗故事天禧二年二月詔左諫議大夫樂黄同知制誥陳知微於常条官舉公清强敏材堪御史者各一人臣等竊惟聖訓皆有微旨何者御史之任所以糾察百僚

苟非剛正無私不可濫居此職故先須擇舉主使之引類是以受詔者知明主睠倚之厚慎簡忠良被舉者體朝廷責任之嚴敦尚名節得人之盛無媿前古厥後方令兩制貟次舉官當時議者已謂無善惡皆得薦士故多非其人然未嘗專出於執政也今兩制等初以名聞則猥曰已係監司省郎更令别舉後来所薦既已應格則又棄而不用乃以私意外召楊畏且畏見授永興軍路提刑獨非監司乎前日以此拒人而今日躬自蹈之

威福自任反覆如此舉官之詔遂成空文祖宗之法日益廢壞臣等竊為陛下惜之況二聖臨御仰臣輔弼若言路漸布私黨則政事闕失何由盡達天聰為大臣之計則安為陛下之慮則踈矣伏望聖慈鑒前代姦邪蒙蔽之患循聖人開廣聰明之理罷畏新命以示至公取

進止

第三 同前

臣等已兩曾論奏楊畏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旨揮竊觀

祖宗以來尤重風憲之任必得公正之士付之彈劾之權所以糾察百僚振肅綱紀雖在人主未嘗敢以己用之必命近臣與本臺長二更互奏舉以協中外之望如畏者初無自立之譽又非應詔之薦忽蒙簡拔甚喧物議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寵交養寖成大弊今朝廷之政率由舊章豈容臺臣更蹈覆轍伏望陛下審察事理罷畏新命再令近侍各舉所知庶得端良不廢故事取進止

第四

右臣近已三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竊聞議者以謂本朝嘗用舊人乃欲持此沮抑公論臣伏覩祖宗以來雖有復召之例率皆風節暴著為搢紳所服如呂誨之類者方可不用奏舉再授言職今楊畏從王安石之學議論駁雜及呂惠卿用事又傾心附託緣舒亶之薦得為御史觀其所主固已刻薄考其素履多復乖異豈可為有故實妄引匪人臣竊謂朝廷不至乏才如

此之甚伏望陛下審察義理罷畏新命庶幾言路純一衆聽不惑取進止

第五

臣近已四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竊惟御史之官朝廷雖有復召舊人之例謂宜審其才實參以公議如畏之趣向乖僻附麗姦邪搢紳之間多所鄙薄非獨出於臣之私言也況元豐之末已嘗任用在職之日苦無建明雖粗曾彈擊貴近亦是承望權臣風指為

之鷹犬今若不考其素輕授風憲臣恐匪人得進浸壞言路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早降旨揮罷畏新命以稱陛下為官擇人之意取進止

論大河利害

右臣伏見南宫埽口今年以来有堤備漲水在近權往閉塞直候將来堤防成立物料齊足方謀興工雖目下苟安未敢輕議然詢考輿議竊有可憂須至開陳乞賜詳覽臣訪聞南宫之決今已累月適值亢旱水勢甚平

萬一夏秋之交山水汎溢與大河相合奪過河身一向西流則深州以下必被其患今事勢已急尚未見朝廷如何擘畫此不可不預為之慮也議者又謂將來若理西堤須留九門以道西山之水使河門太小則勢必壅遏入納不快河門稍大則黄河暴漲却致出泄二者之說皆不免與民為害而又修閉南宫水口之後亦未保他處終無再決之患向去人使道路若有侵占阻滯國信往来未委如何處置欲望聖慈詳此事理専委都水

使者與本路監司子細相度具的確委得不致有前項患害畫一條列結罪以聞庶得利病之實不誤國事

第二 此一章與梁燾同言

右臣等訪聞大河西漬今已累年汗漫流散無復河道故去歲冀州南宮埽決南宮未閉信都又決繼而大名宋城中埽又決近日復有焦家堤之患則北流利害灼然可見今欲復全故道議者以謂新修理水堤亦未高濶自大名之東埽岸久已廢壞雖南有橫堤頗為堅實

然尚卑下恐不足恃而又故河未嘗濬治一旦遽決梁村由孫村口放水東流止可以分減目下漲水欲還故道未易能也蓋大河重濁其流稍緩旋即淤塡今梁村開口循理水堤而下水去堤面纔五六尺至孫村口水與堤平兩處下埽僅免決溢或聞只是分過大河三四分水但恐因循浸久積淤日增將來閉塞北流併使東注地勢高仰壅遏難通則横堤以南金堤以東決須受害臣等竊謂河事素來議論不一遂致中輟今水官旣

知利病舊然敢為固有足取然臣等雖知有可成之功恐不免欲速之弊蓋舊河不曾疏濬而向下堤埽全未完葺遽決梁村放水理有未安況今日已後水勢漸小沙淤浸多萬一更壞舊河不能還復則是前功盡棄進退被患為今之計實可重惜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詔都水官吏及本路監司協力盡公講究長策廣為儲備增固舊防庶使東流必有成績乃河朔生靈之幸

第三

臣伏見朝廷欲回大河使歸故道採之輿議頗有異同今之言北流者以謂廣占民田大破省稅壅遏西山之水為深趙瀛莫之患吞併御河絶邉城轉餉之利淤填塘泊北使道梗而又堤防卑薄全不足恃故今歲之間四處决溢臣再三推考實有如此之患是以議者欲復東流然而自小吴之决久不閉塞大河故道地形髙仰而舊堤廢壊往往斷缺所植林木發掘已盡昔日之備百無一二若河流果然東去不免後患故議者皆欲先

葺舊防疏鑿故道人功物料悉令具足然後乗春夏暴
漲之勢而順道之方有可回之理昨来都水官吏思慮
不審惟務速成既未嘗完繕廢堤亦不聞濬治河道乃
於水勢向衰之際妄引東注臣聞只是減得四分已来
漲水纔至復槽邊已斷流縁自来河水稍緩立有沙淤
故瀕河之人皆咎都水官吏以謂輕開溝村埋塞故道
非特不能紓北方之患而反淤壊舊河此尤可重惜也
今朝廷舉不貲之費廣儲薪石調發兵夫必數十萬勞

民耗國無大於此而典領之人終不敢保河之必回依違觀望儌幸萬一臣竊憂之伏望陛下明詔執政熟講事理若大河決不可回則早乞降旨揮便令罷役博選通習水事之人就令所行子細相度別為長久禦備之計若復欲使趨故道則乞令都水及修河司官吏條具兵夫物料的確合用之數指定於何處放水自具月日興功至何時了畢委不得至誤事結罪以聞異日成敗用行誅賞使苟簡之吏莫敢誕謾而利害明白中外不

疑大衆大役不妄舉動惟冀特留聖慮早賜施行取進

止

第四

臣早来延和殿進對伏蒙宣問大河次第臣尋具所聞

悉已面奏退而思之猶有未盡之意輒復論列上裨憂

勤之萬一臣竊謂自小吴之決今已八年澶州之東地

形髙仰而又堤道廢壊久不完葺林木剪伐靡有孑遺

今若不繕舊防增峻故道一旦河勢全奪東去而下流

禦備殊未有涯脫或疎虞何以救補其可慮者一也臣聞昨者沙隄之破北京官吏科配梢草調發丁夫期會嚴峻甚於星火民間勞弊固已不堪今回大河計其薪芻之費恐須百倍於前日雖朝廷已降旨揮禁戒搔擾而有司苟避督責急於辦集名為和買實是抑配若必欲來歲興功竊恐日月迫促地產有限物價踊貴重困民力其可慮者二也臣愚欲望聖慈更加熟計明詔執政叅議至理若東流有可成之功即乞慎擇官吏委任

責成寬假歲月無求近效應修河所須之物並量添價直只令和買不得擾民如有違犯並行降黜俟三二年堤防完固薪石具備公私之力皆有餘裕然後察水勢之所向而順道之庶幾橫流可田生民受賜比之浮薄之論妄舉莫大之役校其得失固不侔矣惟兾特留聖慮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五

右臣伏見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朝廷屢遣使者與都水

之官及本路監司同共按行固已詳熟而利害紛紜終無定論臣聞自商胡之決踰三十年河淤東高勢必西徙所以連歳衍溢旋塞旋潰理有必至無可疑者而王孝先等建議乃欲回復洪流使歸故道所用人工動以億計薪石糧器又數千萬國費民勞莫大於此或聞孝先等奏章顯言新開直河若有淤填乞不坐罪則是妄興大役以狥偏見又慮緩急水勢不應則先入姦言莫肯執咎誕謾自便輕侮朝廷操心如此何足倚辦書曰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作事謹始不敢自用而廣謀從衆以求合於天心也今將動大衆起大役而廟堂之上策非素定付之一二庸人肆為臆說治一横堤已費五百餘萬復千里之故道則又將若何茍暫費而永寧固不足吝今建議之臣猶不自保則生民之膏血何負於此輩而聽其輕用乎況謝卿材與張景先同為一路監司而二人之論自不相合恐非詢謀僉同之道伏望聖慈博選深知河

事之人再令經度㕘以李陸孫民先之書擇其可用俾干繫官吏條析利害結罪以聞然後付之執政定從一議所貴慮無遺策不貽後悔

論修河物料科買搔擾事（此一章與梁燾同言）

右臣等訪聞修河計置物料萬數浩大沿流州縣多被科買期限迫促甚為搔擾臣等竊謂河朔之民久罹水災若更加以科率實所不堪今河流向背尚未可知不宜重困民力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約束逐路監司及都

水官吏應緣修河物料除朝廷應付外並須和買不得擾民如敢違犯重行朝典

乞諫官各鑄印事

右臣勘會兩省諫議大夫已下六員止有二印通共行使並於長官廳收納每遇申發文字即逐旋遣人借用若相去遼遠甚為妨滯欲乞自諫議大夫及司諫正言別鑄六印各以官名為文貴不闕事伏候朝廷旨揮

論犯贓人於寄禄階改左右字不當事

右臣伏見自行官制後來一切以寄禄名官至於流品無復旌别乃者朝廷以為未便始詔吏部因其舊各分為左右自是清濁有辨衆論稱允後來竊聞新制士大夫之犯贓者並改右字法既未備人以為疑且有出身之人苟有贓賄抵罪左降於右固可示懲緣無出身者自合稱右今若一旦混淆於貪墨之徒彼將以仕宦為恥非惟失先王礪世磨鈍之術亦恐本帶右階之士或有犯者朝廷復以何名處之臣愚欲乞今後贓污之吏

並與削去左右量其所犯之輕重而制為貶降之歲月若限内别無他罪仍有舉主即與約經赦叙用之法許以牽復如此則名器自正而負罪者通改過自新之路勸懲之道可以兩得矣伏乞睿明亟追前令别加修改庶協政體

論執政不合留占軍兊宣借事

右臣伏覩去年九月内開封府勘到百姓袁贇與李卿無故於汴河上走馬衝撞人落水致死准法合從不應

為重科斷據本府奏為袁𧷤情理至重乞加二等斷遣送五百里編管蒙朝廷㫖揮袁𧷤決臀杖二十特刺配隣州本城已刺面配衛州本城訖臣聞袁𧷤家富於財素稱凶豪而又結集惡少縱酒馳馬使無辜之民被衛淪溺原其妄賴難從常法陛下既用本府之奏加等決杖又降特㫖刺配隣州非止慰被苦之家亦將為後來之戒也如聞執政大臣却作宣借名目占留袁𧷤在京檢准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勑節文諸自京配出外處充

軍者不得却指名勾抽上京其中外臣僚之家合破宣借人亦不得抽取配軍違者徒二年見任宰相執政官許抽取杖罪非在京犯盜并窩藏盜賊逃軍誘略人配軍情輕之人元宣借臣看詳上條止謂情輕之人方許勾抽今袁𧷤本以情重特旨刺面不委執政安得指差衛州官吏既被受上件敕條自合遵守不委何故公然廢格中外之議皆謂袁𧷤家貲極厚廣行賂遺是以上下蒙蔽無人糾發夫廟堂之上造出法度而執政大臣首先自犯郡縣之吏奉承詔條而情重配軍屈

法縱遣此而可括朝綱廢矣伏望陛下特降旨揮妝袁
贇付有司鞫問行賂次第并違法受賕官吏依公施行
所貴稍正綱紀姦人知畏

論不御講筵及求乳母事

臣伏自前月末聞傳聖旨權罷講筵是時近興龍節意
謂將有燕饗是以暫輟邇英之幸用成慶禮今復半月
别無政事亦非有前歳大雪苦寒之故而勸講之臣久
不得望見清光臣固已疑之矣乃者民間喧傳禁中見

求乳母臣竊謂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紛華盛麗之好必不能動蕩淵衷雖聞斯議未嘗輒信近日傳者益衆考之頗有實狀臣忝被言職當諫其漸伏惟皇帝陛下天賜睿聖纘成大業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祐備至覆載之内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論乃謂陛下稍踈先王之經典寖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昔者堯之受命惟以天下為憂而不敢以位為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著之方冊萬世稱誦

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太皇太后陛下不可以不勸也伏望聖慈為宗廟社稷之大計清閒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之論議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奏

臣今月二十七日給事中范祖禹至本廳密傳宰臣呂大防所聞德音諭臣以所論後宮事實未嘗有者稽首

承命感扑交集臣歴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為累至於近之太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真元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為寒心且世俗之間粗有百金之産猶知愛其子孫以為嗣續之託而況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六聖憂勤積累之基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臣誤蒙聖恩擢寘諫列使陛下日新之徳未有以着於四海而親近女寵之謗先播於衆口臣雖愚暗亦深憂之所以不避譴訶先事

進戒若陛下實未嘗為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之職若陛下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雖不敢逃曠官之誅顧亦何補於事惟冀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欲增厚福基臣不勝惓惓愛君之至取進止

乞早補諫員等事

右臣伏自去年十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奏事後屢欲上殿而川累乞外補以至辭免除命凡百餘日不得一至法座之前今左右省惟臣一員欲望朝

廷早選方正之士以補諫列仍乞特降旨揮遇有職事
須合面陳雖未差到官許臣獨對庶盡悃愊少禆聽覽

論朋黨之弊

臣嘗於史冊之間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
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
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
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
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構傾覆

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狥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閉匿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朋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祖宗遠鑒歷代之弊擇耳目之官所以開衆正之路塞羣

枉之門而日近士論稍有朋黨之迹深恐姦人乘主上沖幼陛下委任大臣之際陰引邪慝漸斥端士孤朝廷之勢而蔽人主之聰明盜刑賞之柄以快羣小之私意此弊浸長非國家之福也臣願陛下深覽前史之戒慎終如始獎惜臺諫以養多士敢言之氣庶能破姦邪之謀而消未形之變天下幸甚

盡言集卷十二

盡言集卷十三

宋　劉安世　撰

論鄧溫伯差除不當

臣伏見朝廷除鄧溫伯爲翰林學士承旨初則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繼又給事中兩次封駁臣竊謂至公之朝必無遂非之理遷延累日未敢論列比聞傳報前命復下搢紳相顧莫不失色何者陛下即位以來未嘗沮抑

公論今兩省給舍舉職如此蓋是僉議以為失當朝廷畧不聽納持之益堅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說及覩告詞乃知陛下以攀附之故遂加恩寵臣獨疑其不然湏至辨正前代創業之主經綸草昧乃有豪傑之士用為佐命之臣謂之攀附可也繼體之君或由儲貳或自藩邸春宮王府咸備僚屬以其有保傅之恩調護之效謂之攀附亦可也恭惟陛下初自妙齡未遑出閤誕膺天命遽踐宸極中間温伯雖曾暫掌牋記何嘗得望清光而

遂以攀附加之循名考實顯為非據況温伯姦邪反覆天下所知陰假王言内交蔡確此實有罪苟逃典刑更被誤恩尤駭物聽伏冀陛下審察清議斥逺佞人收還詔除以慰衆望取進止

第二

臣近嘗論奏鄧温伯除翰林學士承旨不當至今未奉旨揮臣謹按温伯資禀姦邪貪附權利熙寜中王安石吕惠卿勢均力敵更相傾陷温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

巧搆側媚情態萬狀元豐間蔡確用事悉心附託召自成都置之翰苑及陛下纂承天極褒賞輔弼溫伯草王珪麻制則曰預定議於禁途為確命詞則曰尤嘉定議之公臣太皇太后之立孫神宗皇帝之與子上當天意下符人望聖心先定不假外謀考經稽古無一不合確實何力敢貪天功就如姦人之言出於大臣之策亦當先推上相方及次輔而溫伯陰受邪説稍絀王珪乃於確制特為溢美重輕顛倒欺惑天下盖小人之深計將

徼幸於異日温伯預聞其事故欲以此張本原心定罪宜蒙顯戮苟逃誅竄已出大恩豈可塵汚玉堂奉承密旨況中書舍人繳納詞頭給事中再曾封駁成命之下則御史全臺兩省諫官並有論列陛下即位以来用人多矣至於衆論沸騰物情駭動未見如今日之甚者以此卜之則公議所棄不可不去也伏望聖慈察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爲宗廟社稷永遠之慮早出臣奏付外施行不勝惓惓之懇取進止

第三

臣近已兩曾論奏鄧溫伯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旨揮臣聞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姦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辯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今溫伯姦邪反覆惟利是視交結

蔡確臣節不忠自聞詔除甚駭物聽臺諫論列乞寢成命今已累日未聽俞旨事繫消長不避誅譴伏望陛下以臣累奏付外施行勿以姦人先入之語而廢天下至公之論豈勝幸甚取進止

第四

臣前日以職事進對因及治亂安危之大計伏蒙聖慈特賜開納感激抃蹈莫能自勝最後論鄧温伯差除不當陛下諭臣曰卿等須體朝廷之意天下事豈可盡由

臺諫亦當出自宸衷臣雖已具義理開陳退而深思猶有未盡輒布悃愊上凟天聰惟陛下不憚煩而試聽之臣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為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效也

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為自全之謀正論遠猷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神宗皇帝考古揆今更新官制以朝廷者政事之所自出乃用有唐六典之法置舍人於中書省凡詔令之未安法度之未便皆得抗議庶協厥中萬一差失則設給事中於門下省委之封駁猶恐人之謀慮不能盡善則又命諫官議論御史糾彈上下維持綱紀完

密誠使此地率皆得人交修職業而朝廷不治者未之有也今天下方制萬里獲覩陛下之清光者億兆之中僅有一二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焉自二聖臨御以來羣臣無非次之對上則六七執政下則四五言官而已陛下所與謀議者其寡少如此臣若更以體朝廷為事知公議之不可而不以告於陛下則黎民疾苦萬務闕失邪正之消長中外之情偽何以盡達於聖聽乎昔唐太宗之朝三日不諫則責侍臣盖髙卑

之勢既已遼絶上下之情常苦不通虛已招来猶或不至儻示厭薄人誰盡忠書稱堯之德則曰稽於衆舍已從人語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序禹之所以興則曰益賛於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惟其諫而能聽聽而能改此堯舜禹湯之所以聖也伏望陛下開廣聰明延納忠讜言或逆耳則求諸道語或遜志則知其惡任賢勿二去邪勿疑使懷姦者無隙可乘履正者樂告以善陛下廣覽兼聽日新聖

德與堯舜禹湯並驅爭先不其偉歟臣待罪諫垣曾之善狀惟是盡誠無隱庶幾報塞大恩更願陛下察其愛君之心恕其狂妄之罪少賜採擇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五

臣近已四次論奏鄧伯溫差除不當至今未奉㫖揮臣不敢遠引前古上煩天聽止以祖宗故事更為陛下開陳庶幾愚忠或蒙採納臣伏覩太祖以和嶘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嶘畔子眊然胃

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其命遂寢景德三年樞密院議次補禁軍列校王繼英奏曰藩邸給事之人尚在外職者皆聚議騰謗謂臣蒙蔽不言於上致其留滯真宗曰此等皆不自修省苟求僥倖本以因緣際會儻加陞擢必須有名方塞輿議先朝時有一散從官李榮在藩日曾預給使後十餘年但隸名尚食局嘗隨流輩預選先帝見而詢之乃知榮也止遷隊長歲餘漸擢為小校蓋國家爵位不可輕授也臣每讀至此輒廢書歎息何

者祖宗不吝爵位惟以待天下之賢茍非其人未嘗輕
假名器豈特畏下之議已蓋將貽謀於後世也且藩邸
之吏預有執事之勤雖軍校之微猶不欲無名與之況
玉堂禁近萬萬於此者乎祖宗之朝尤重學士每欲命
人必審其才器之邪正蓋將求賢以自輔非專取其文
藝而已如和嶸者固未見過惡之迹但觀其眸子疑非
端士遂不復用則選掄之意豈欲以小人在側邪今温
伯姦邪反覆皆有顯狀出入安石惠卿之黨盜取榮寵

晚附蔡確輕用王言貪天之功傲幸異日非特和峴之比也但以暫掌牋記遂竊攀附之名俾長禁林奉承密旨又非小校之類也臣竊謂太祖雖愛和峴之才恐非正人乃輟翰苑之命陛下加温伯之姦慝而寘於論思之地太宗真宗於合推恩人猶不輕授陛下未嘗出閤温伯本非宫僚今乃無名假寵如此臣竊為陛下惜之陛下亦當為祖宗惜之也况詞頭初下中書舍人已嘗繳納成命既降給事中再具封還朝廷皆不聽從然後

御史全臺兩省諫官相繼論列茍粗合於公議豈至於此紛紜伏望陛下上體三聖之心下為萬世之法因温伯之辭免收還新命使小人之道不能寖長以為朝廷異時之患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六

臣向者累具論列鄧温伯差除不當乞行追寢未奉旨揮間臣以疾在告不復再進章疏近日竊聞温伯將受新命臣雖伏枕危殆日夕憂懣何者陛下即位以來振

起正道登用賢俊天下之情翕然歌頌今温伯之姦邪反覆中外所知攘奪太皇太后社稷之功以歸蔡確此戴天履地者之所共疾況臣誤被恩擢列職諫省豈敢容縱姦慝以為朝廷異日之患乎自唐以来為翰林學士承旨鮮有不登宰輔近日蘇頌是也今温伯既至此地異日豈敢保其不至執政邪臣大病之餘三次勞復自度疾勢恐不得再望清光若姦人不去朝廷臣雖死目不瞑矣臣不能自書謹口授臣男具録上進惟陛下

衰而聽之取進止

貼黄

臣聞温伯差除本不出聖意止由吕大防留身薦引故有是命然大防之意非特欲成就温伯以自結於羣姦而已蓋昨來都司擬定任永壽酬賞不當臺諫官屢有彈劾大防切齒惡之無以泄其忿怒是以明知温伯之罪公然提拔意謂言者必須力争則欲假此為名以逐臣等皆是宰相之陰謀願陛下聖明深賜省察又若謂

温伯曽掌戚記欲示恩禮即乞朝廷優與職名處之藩鎮則陛下所以待温伯者不為不厚而小人寖長之勢可消惟乞出自聖斷早付施行

引疾乞宫觀事

臣昨於前月二十一日忽感寒疾尋在朝假將理比至中汗勢極危殆後以氣血衰耗津液凝滯兩足拘攣不能舉動至今伏枕調治未效詢之醫者以謂近日未有完愈之期竊以二聖耳目之官恐非賤臣養疾之地欲

望睿慈垂察誠懇特除臣一宫觀差遣許任便居住異時苟遂康復朝廷别有任使願竭犬馬之力仰酬天地之賜惟陛下哀憐早賜㫖揮取進止

乞别差官看詳役法事

准元祐五年五月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近降㫖揮差右諫議大夫劉安世點檢户曹文字竊慮役法内有未完事件亦合看詳五月二日三省同奉聖㫖令劉安世一就看詳如有未完未便即具利害聞奏

右臣近為疾病在假已准朝旨差右諫議大夫朱光庭兼權點檢戶曹文字今來臣所患殊未有痊復之期竊慮稽違詔命伏乞朝廷詳酌别降旨揮

辭免中書舍人及乞宫觀事

右臣准閤門賜到告一道伏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承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代言之任素號才難如臣空踈實為虛授而又向者屢曾論列鄧温伯罪惡不當復在朝廷於今累月未蒙開納方俟譴逐乃叨遷陟臣

之自處固已難安盈庭公言何可不畏况臣久嬰疾病氣體衰羸已嘗奏陳乞一宫觀差遣伏望聖慈收還誤恩檢會前奏早賜俞允以安愚分所有告命不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

右臣近嘗具奏乞收還所除中書舍人告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犬馬賤誠輒干睿聽天恩深厚未賜允從進退凌競靡遑寧處伏念臣待罪諫列曽

無善狀旣有言責義在盡忠而自春迄今論事不效旋以疾病久廢職業謂宜罷斥以副清議更蒙褒擢實累政體伏惟陛下黜陟多士務協至公任用羣臣不違所學願察孤危之志俾全出處之宜檢會臣前奏所陳早罷新命特除一宮觀差遣執堅死節仰報洪私不任懇切之至

第三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再乞收還所除中書舍人告

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恩誠迫切屢瀆天聰盛德包含
荐煩聖諭憂危自失啟處不遑伏念臣起自寒生本無
他技陛下不次拔擢寘於掖垣儒者之榮所宜拜命然
臣固執鄙陋未即奉承者其說有二自昔臺諫論事必
以邪正為先蓋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繫天下國家治亂
之本臣論温伯至於累章卒不能回是為失職固當罷
免以戒曠官更被褒遷重得罪於清議此臣之所不敢
也舍人之任實代王言分押六房預聞機務非博學能

文達於政事者孰宜爲之臣屬辭非工訥於應用記聞
衰落不練舊章一旦叨居必速官謗此臣之所不能也
既有所不敢又有所不能惟是二者義難冒處伏望陛
下察臣至懇追寢誤恩檢會累奏事理除一宫觀差遣
庶安愚分不累明時仰冀睿慈特垂矜允

第四

臣近已累次具狀辭免新命伏奉聖旨未賜開許彷徨
跼蹐方不自安又蒙兩宫遣使特降宣問錫以珍膳恩

禮殊絶非疎賤之臣所宜當者中外傳播讙仰威德臣
非木石豈不體陛下睠遇之隆思效古人國士之報然
臣有不得已之血誠須至干瀆天聽惟陛下毋憚煩而
詳覽焉臣向感寒疾初汗失蓋兩足拘攣不能步履竊
自傷悼必為廢人至五月間第三次勞復再中大汗幸
而氣脉通徹遂能屈伸今既踰月而兩膝無力杖乃能
起日來自試率三二十步輒筋急而止至於拜跪尤所
未堪臣竊計之既備從官隔日朝謁自下馬以至後殿

起居進退徑趨本局往復幾二三里以臣疲苶無由勉强本欲請一小郡頤養歲月而大病之餘失血過甚心虛健忘亦恐管勾公事不前加以慈親年高素多疾恙方此盛暑不可出京進退憂惶莫知所處夙夜自念當仁聖臨御不欲使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臣雖亡狀曲荷誤知若不披露心腹投誠歸上則犬馬之志終無所伸是以不避誅夷再陳旒冕伏望陛下察臣至懇未嘗避事特降睿旨檢會累奏除一宮觀差遣俾臣上供親養

下就醫藥異日所苦果得痊復朝廷別有差使斷不敢辭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震恐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近具劄子上煩天聽乞還新命除一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令閤門差人齎告就賜仍放謝候痊安日疾速供職者聞命震驚靡寒而慄伏念臣昨蒙兩宮遣使宣問錫以珍膳議者皆謂陛下寵睠言路古昔所無宜即奉承以就聖朝盛德之事臣是以包羞拜賜不復有言今

則又荷至恩委曲優異皆前日朝廷所以禮貌大臣者顧循涯分義莫敢當若不自陳益犯清議臣聞管仲必辭上卿之饗虞人不受大夫之招葢所以别異等威尊嚴堂陛聖賢所取方册具存恭惟國朝御待臣下重輕之體自有典常豈茲愚臣可冒殊禮而况端居私室坐受君命不待陛謝遂領職事恩數太厚非特朝廷貽過舉之嫌稽慢有誅重使賤臣負不恭之譴兼臣言事亡狀已媿曠官久病氣衰艱於步履自度疲苶卒未全安

詞掖要繁必難强勉伏望陛下曲回天造垂鑒危誠追寢誤恩檢會累奏早除臣一宮官差遣不勝幸願取進止

第六

臣近者累辭誤恩乞一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前降旨揮者宸睠優隆固宜祗受私誠迫切尚敢煩言輙冒誅夷終祈開許臣聞賈誼之論以謂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今陛下之

待臣者至矣而臣之所以報陛下者無以他能思惟砥
節礪行進退出處之際不為天下清議之所棄庶幾無
負兩宮拔擢之恩爾臣論事亡狀方俟黜幽久病未痊
自宜避位更蒙進職愈重憂皇是以屢瀆天聰願寢新
命聖慈容貸累加訓諭臣若迫於恩禮勉强奉承行不
顧言利勝於義則報上之節喪矣陛下亦安用之自來
臣僚凡有除授分所當得惟以禮辭朝廷必使受之無
不可者如臣今日所請直以義有難安寧伏稽慢之重

誅不敢順命而苟止伏望陛下擴天地不報之德察犬馬至危之情收還詔書檢會累奏早降旨揮授臣一宫觀差遣使臣進退有地不得罪於清議以遂臣謹古人之戒報陛下之誠豈勝幸甚取進止

貼黄

竊慮朝廷以臣嘗備從官不欲遽置散地必假一郡以示恩禮然臣疾病累月身心衰耗實難強勉以修職事兼臣母老多病不能出京若俟君命已行旋具辭免深

恐愈成煩黷伏望聖慈曲從臣請除一宫觀差遣任便居住庶得上供親養下就醫藥惟陛下保全始終特賜矜允

第七

臣近具劄子陳乞宫觀差遣伏奉聖旨依累降旨揮者區區血誠盡於前奏竊謂既塵天聽必見矜許豈意再煩聖諭未賜允從夙夕震悸幾無生理伏念臣自被詔除今已累月間蒙宸睠遣使宣問錫以珍膳又降睿旨

就第賜告特放陛謝便令供職恩禮殊異聳動中外臣若粗能强勉豈敢違抗君命飾詐近名然臣不幸義有難安心懷自愧加以中汗而來凡八十日百端醫治終未完復雖策杖可以步履而拜跪陟降俱覺艱難貪戀明時未忍謝事所以懇求閒局頤養歲月覬幸痊愈復備驅策今朝廷之姦邪尚在愚臣之疾病未瘳豈敢更竊寵榮干犯清議輙冒誅殛再申悃愊惟陛下全臣節於今日責臣報於異時檢會累奏早除一宫觀差遣臣

無任祈天俟命激切殞越之至取進止

應詔言事時為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臣伏自去歳病疾得請崇福曽未數月復蒙召用雖聖恩博大不遺小才而臣樸拙愚暗未有以報塞萬一坐耗厚禄日負憂愧至於當今之要務朝廷之闕政每有聞見屢欲論列而既去言路不敢出位伏覩今年四月七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近臣自許言事三省同奉聖旨令御史臺行下臣?備從官親承詔命事繫國體義當

盡規願陛下留神而聽之臣聞朝廷除吕惠卿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物議沸騰輿情震駭伏惟陛下初踐宸極務從人欲以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辜負任使為四海所疾是以相繼貶逐屏之遠方雖匹夫匹婦之愚莫不曉然知二聖之心本為天下生靈驅除患害非有好惡之私也謂宜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移宣城方踰再歲考之常法猶未當叙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

大臣未敢直從其請故以惠卿嘗試兩宮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籍以及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為天下國家計者其得安乎臣伏覩國朝會要第二百三十七卷太宗皇帝雍𤋮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門下言有掌任職官譴謫在外者昨經赦宥望令歸闕責其後效帝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亦亂矣故聽讒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

閒豈能至肥家睦族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瓊崖遠處甚有竄謫之人郊禋已來豈不在念蓋此等為行巇嶮若小得志則復結朋黨恣其毀譽如害羣之馬豈宜輕議哉臣竊謂祖宗仁德均被動植及其制馭小人則一切斷之以義惟陛下善繼善述不愆不忘保守初政堅如金石萬機之暇屢省先訓異日或有大臣尚持姑息之論巧為道地假借大姦伏望陛下以太宗之至言面折其妄使中外羣小不能窺伺朝廷之間

隙搖動正道天下幸甚取進止

盡言集卷十三

盡言集䟦 附録

先公宫傅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無不知多聞强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辰以彭山令丁内艱歸寓畿邑時復制科即慨然益蒐討舊學期以是舉進居三四年待問之業悉備人未甚知亦不求知於人邑距京不百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聞從官往往薦所知未剡章者亦既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公笑而答曰患不能爾會有知者久之至都城果如所聞唯寳文

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難其人猶未舉也作書以謁一見稱獎乃録所撰策論繼見則深愛之遂應詔舉焉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事更新公自鎮帥坐向所言事謫嶺外先公以是不與召試絢侍側每聞言知遇特達之意欲登其門恨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既踰歲絢扶其喪泝汴趨洛過永城聞公寓傳舍亟往見之與進甚厚以門人之子留飯諄誨良渥因詰及初除諫官時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稱職實難依世吐茹則忝先

人直道不回將蹈禍患詒慈親憂方今孝治某無兼侍以親辭必得請辭之如何太夫人愀然曰是職也汝父平生修蘊欲為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父之意伸矣第為之萬一斥吾誓偕行慎無以吾撓汝素志某再拜受教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既就職則遇事極言無所顧避以報異知及後被譴即白曰高年適炎荒非便請留婦及孫以養某當攜它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偕行臨事食言吾弗為也且吾留則憂思益甚不如前

邁死生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強勉慰其子爾從容
徵伺之恬恬不異平日遇患難幾三年一夕無疾而終
卒無悼怛之色嗚呼世徒知公正色立朝論議風節氷
霜凜然盍其母太夫人之賢如此雖傳記所載賢母烈
婦又何以加諸絢以行速不果再造起立顧聞治心行
己之要公命之坐乃告之曰某少學温公既擢第筮仕
行有日即往别且丐一言終身行之温公曰其誠乎吾
平生力行之其後用之不可既某曰行之何先温公曰

當自不妄語始某服膺欽誦奉以周旋初猶勉强久乃安之凡所云為無一不出於誠者絅心識之願學焉病未能也建炎丁未今上即祚睢陽絅時守壽春復召為給事中過同寮直舍傳公諫草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者德魁儁世所共賢者舉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或者甚之絅應之曰治已如公則可苟為不然必有躡其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絅自會稽得請外祠来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尚書郎職事繼至絅借盡言集

則已為人所先矣獨得公所為文元城集二十卷且傳
且讀躬自是正反復惟驗以求公之志趣而則傚焉今
至叔除守海陵復来待次緬始求是集傳録親校讀玩
再三備見所上章疏諷諭論列動繫國體諏訪審訂咸
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苛氣平守固辭直事核皇皇乎
仁義之説也大旨務在人主慎徽師古總攬綱柄輔臣
協恭谿直杜絶阿私凡百有位持身顧禮義莅官循法
度如是而後已則是書乃言官之模楷輔谿之龜鑑卿

士大夫之藥石緗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因憶疇昔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集後并記親聞之説以見一話一言未嘗不根於誠也噫先公出公之門十六年而後緗識其面又二十年而後見其集又十年而後得其全書家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益四十四年矣非特如是搢紳好事者多傳其書以為師法方將盛行於世為時利澤施諸千載而未艾也緗雖老矣猶庶幾及見之紹興六年丙辰季冬望日資政殿

大學士在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河南王綸題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餘紙於

州人鄧氏迺刻石清淑堂上適先生曾孫孝騫自連山

来訪出其家藏盡言集十三卷因命工鋟版置之郡齋

淳熙五年戊戌閏月初吉假守括蒼梁安世謹書